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四二回 酒肆聞霸道名姓 路遇得惡徒真情

話說管家聽了門外吵鬧，出來問了問，惡奴即對管家如此如彼告訴他一遍。管家一聽這個惡奴之言，把賢臣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不由得心中動怒，將眼一睜，叫聲：「七□兒，你這個囚囊的！特地生事。我瞧此人的打扮，不過是個窮秀才，或者是教書的先生。現在他手拿相面的幌子，定然是他懂些相法。你坐在家裡，哪知出外的難。為你這莽撞生事，我說你多少。」罵得七□兒不敢言語，連忙把賢臣放開。

且說施公聽見管事的這些話，就知是個好人。連忙往裡一跑，口尊：「長官爺，真乃眼力高超。學生何曾不是個儒流秀才呢？因為上京科舉未中，羞歸故里，故流落江湖，來到貴地。因無事可作，自幼學些堪輿相法，暫借此為生。因看貴宅有風水，我才站住。哪知這位出來，不由分說，把我揪住，說我偷走被窩，豈不冤屈。幸遇尊駕聖明，才說出學生清白來了。」

那管家聽了老爺這一片謊言，滿口裡說：「如何呢？我就猜著的很是，再不錯。不是教書先生，就是窮秀才。」言罷叫聲：「先生，你貴姓呀？」賢臣隨口答應：「豈敢，學生賤姓任。」

大管家叫聲：「任先生，別理他，看我面上罷。禮當領教談一談。怎奈眼下我們老爺就回來，有些不便。」言罷，把手一拱說：「請罷，請罷，改日再會。」賢臣也盼不得離了此是非之地，也就拱手說：「多承看顧。」言罷，大人邁步前行。一邊走，一邊想道：「好個惡家丁，不虧了管家來善勸，施某一定吃苦，細想來真可恨。」

賢臣想罷，不覺離村有半里多地，忽見路旁有一茶館帶賣酒。大人邁步，遂來茶酒店，一來有些乾渴，二來探訪惡人的名姓。見裡面放著一張桌子，兩條板凳。有個人在那裡坐著打盹兒，一見大人進去，連忙站起，把老爺打量一番，問：「客官爺，是吃茶呀吃酒呢？」大人坐下說：「倒碗茶我吃。」那人連忙拿了茶杯、茶壺來，將茶呈上。老爺斟上茶，手擎茶杯，眼望那人，叫聲：「伙計，寶鋪的生意可好？」那人說：「好啊，托客官爺的福。」賢臣說著話，搭訕著，就問說：「掌櫃的，寶鋪東邊兒那一所房子，是個什麼人家？」那跑堂的來至賢臣跟前對面坐下，低言叫聲：「客官爺，你既不是這裡人，我告訴你，料無妨礙。說起來，那所大宅院，村名叫作獨虎營。要問莊主姓名，人人聽了打個冷戰：惡閻王羅似虎。人人都曉，又有銀錢，又有勢力，萬惡滔天，專害良民。他弟兄四人，大爺淨身，現在千歲宮內當總管。康熙佛爺寵愛，封他是阿哥安達。他二爺、三爺在京都中沿河作買賣，有兩座金店，當掌櫃的。惟有羅老叔在家享福，捐候缺選州同六品職銜。不守本分，胡作非為，愛交光棍，包攬官事，開設賭場，訛詐富人，喜玩鬥雞鴨。聽說新近又入了窮家棍子頭，越發的作惡了。霸佔人家房產地土，硬教人家給他納稅銀。若要依，送到州衙枷打了，還得應允。更有一宗，可恨之至：好色貪淫。家中妻妾已有□幾個，還在外邊霸佔人家妻女。瞧見誰家妻女美貌，硬教媒人提說。若是不應，就使訛詐，說人家從前借過他幾百銀子。放賬滾利，利上又滾利，加二加三還是小利錢呢。那家若是還不起，就打算人口。女子貌美，給他為妾；幼童貌美，他硬雞奸；不美的作為奴婢使用，無人敢作聲。不然就要田房。若說了句不允，立派惡奴鎖拿到家，打死了無處伸冤。哪怕你告遍衙門，總不准情。許多惡處，一言難盡。不知害過多少人咧！私刻假印，訛詐州縣。家中安爐，私鑄銅錢，造作假銀。若要出門，眾惡奴前後圍隨一群，他比州官還有威風。民人見了，兩旁躲開。新近聽說出了一件事：他家使的一位僕婦，有些姿色，硬行姦淫。後為本夫知覺，惡棍恐生不測，活活將本夫打死，分八塊擦在河中。客官爺你想想，惡棍如此行為，怎不令人可恨？」

施公聽了過賣之言，把臉氣成個焦黃，咬得牙齒響。那伙計一見這光景，口中說：「嘖嘖嘖！我的客官爺，這不是胡鬧麼？因尊駕再三問我，我又瞧著你不是我本處人，我才告訴你這底裡深情，哪知你有這麼大氣性呢？罷罷罷，我的爺，你喝碗茶，快些請罷！趁早兒別給我們惹禍。若教羅府人萬一聽見，我們是吃不住。不然，你老要氣出痰火病來，那是玩兒的麼？」

賢臣聞聽，把氣略平了平，假意帶笑，叫聲：「掌櫃的，休要著急，我也不過聽著，令人可恨，與我什麼相干呢？」過賣說：「這句話，尊駕言之有理。我見爺的臉色都已變了，故此我才著急。」賢臣說：「還有一件事不明。請問這等惡霸，難道官府都不知道麼？」過賣搖著手說：「休提此處的官員，誰敢惹他？與他都是朋友相交，弟兄相稱。前任州官，為接了告狀的呈狀，將他大管家傳入衙門，尚未訊問，惡棍便差人上京，與大哥送信去。幾日工夫，京裡的千歲官旨意來咧！把一個州官撤根子抹了回家。因此我才對你說說。」賢臣點了點頭說：「伙計，你把酒燙上二壺，再剝兩個雞子我吃。」過賣答應，走去篩酒不表。施公獨坐，心中暗想：「可恨景州眾官，枉吃皇上俸祿。屬下有這等惡棍，不能辦理。施某盤問，又相隱瞞，不能首舉。」

正思著，忽聽酒鋪門外亂哄哄的人聲吵嚷，只見一群人都跑出鋪門外站住。賢臣當官府來到，細看，又不是衙門式樣。

賢臣納悶。又見來了一匹馬，馬上一人，相貌兇惡，兩手捧著一件東西，足有二尺多長，外面罩定黃緞子套，不知是何物件。

隨後又來了兩個人，打扮的格外兩樣。一個騎著走騾，色黑如墨；一個騎的叫驢，色白如銀。一個穿小毛皮襖褲，灰綢面，一斗珠皮褂，黑漆漆的起亮，兩邊露著荷花手巾，俱時新式樣，頭戴貂帽，生絲纓子，一色鮮紅，足登青緞尖靴；白面無須，一雙弔角眼睛，年紀不過三旬。一個身穿皮襖，不套外褂——他裡外發燒呢！腰中係著雞皮綳搭包，足登紫絨靴，頭戴雙重東瓜帽，算盤頂兒相趁，倭緞雲鑲；濃眉大眼，滿臉橫肉，酒糟鼻子，四方口，赤紅臉，連鬚鬚鬚，身體胖大，在驢背上，還有三尺，挺腰大肚，長的惡相。二人並肩而行，後面跟人，一窩蜂相似，也有步下走的。又見揪著一人，那人直往後拽不肯走。馬上的跟人，直用鞭子打。那人疼痛難忍，直嚷求饒。

賢臣看罷，沉吟了半晌。忽聽旁邊一人管著那邊一個人叫聲：「第五的，今日可盡了二皮臉的量了。他終日喝的醉醺醺的，滿街上亂罵胡鬧呢！今日可碰到釘子上咧！」那一個說：「不知他怎麼惹著獨虎營羅老叔咧？」這個說：「因為羅老大爺從我們村裡出來，正遇見二皮臉，喝得漲漲兒的在那裡罵街呢！被羅老叔看見，叫他的家人就帶起來了。這一帶回家去，輕者二皮臉有一頓棍挨。」那一個又問說：「羅老叔望你們村中怎麼去了？」這一個說：「嘖嘖嘖！我的糊塗爺，你沒瞧見那個騎驢的，不是我們村中萬人不敢惹的石八太爺麼？」賢臣也在一旁，忽見那群人，有一人望騎驢的說了幾句話。

賢臣離遠，雖未聽見，估量著此處乃是非之地，不可久留。

才要進館會錢起身，又聽那二人講話。總是施公目下該有場大禍，不由的又要探聽冤家頭的惡處，好一並擒拿問罪。只聽那一個叫聲：「三哥！只因我去京中，做了二三年的買賣，哪知咱這裡，就有這些緣故。請問這石八不亞如一路諸侯；再借著太后宮中王首領的臉，連坐四人轎的都和他們相好。石八爺家裡，本來也夠了分咧！倚財仗勢，縱容手下的小將們在外，無所不為。這窮家一伙子，總有□幾個人，都是磕頭弟兄。石八算是頭一個，有滲金佛吳六、泥金剛花四、破頭張三、闖粗胳膊鄧四，耍錢硬訛詐。短辮子馬三、白吃猴兒郭二，他兩個集市上私抽稅務。還有崔老叔，外號叫秃爪鷹，單陪阿哥玩雪白臉兒外孫，若要叫瞧見，嚇的冒走真魂。惡棍徒七恍，外號兒叫鐵嘴兒，單訛牙行客人；火燒鑪上，他盤腿兒坐著，渾身脫個淨光，烙出一身燎漿泡來。五股高香點著，膈肢窩夾裏，一個時辰不害疼。外有真武廟六和尚，他是鹽商一個替身，吃喝嫖賭，愛交匪類。只可恨咱這裡地方官，連一個有膽的也沒有，都是些無用怕事的囊包貨。昨日聞聽人說，奉旨欽差點了一位鑲黃旗漢軍的施老爺，往山東賑濟放糧，一路上嚴查貪官污吏，又拿惡霸土豪。聽說把德州有名的皇糧莊頭黃隆基——外號叫賽敬德這惡棍硬拿了開刀問了斬咧！真正的這才是位好官呢！什麼時候來到景州訪一訪，拿住這伙子惡棍治罪，那才顯出報應來咧呢！」賢臣在一旁聽罷，心中正自思想。忽從外面進來了一群惡棍，揪住賢臣衣襟不放手。不知所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